

## 青春岁月

我不知道红薯咋那么多，从学校到村口一片连着一片，好像大人们只会种红薯似的，一路走来，根本见不到别的庄稼。燕林说，东坡的红薯结了，不过，很小，他已经吃到嘴了。我和大头听了，都鄙夷地斜了他一眼，从心底里瞧不起他这个没出息的家伙，不是我们嫉妒，是因为他破坏了农村的规矩。我们那里，生瓜梨枣这些东西，都是要成熟了才能吃，不然，就是糟蹋粮食，回去要挨骂的。当然，大人们对小孩们偷吃嘴一点也不反感，只要可以吃了，你尽管吃，但决不能害。

但凡生在农村的孩子，之于红薯来说，可谓恨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那时间，一天三顿红薯，早上是红薯稀饭，中午是蒸红薯，下午是红薯浆子，吃得人够够的，见都不想见。但人们要活命，再厌也还是要吃的。

春荒是乡下最难熬的时光，青黄不接，唯一可以下肚的就是晒干的红薯片，按大嘴的话说，吃得伤心带够的。燕林不爱吃，家里又没什么可以填肚子，饿得直哭。燕林娘心疼他，便煮了一小碗黄豆汤给他吃。喊他上学的时候，饿得我和大嘴直往肚子里咽吐沫，心想，燕林娘真好，连黄豆种都舍得给他吃，还是家里孩子少了宝贝。

上学的路上，燕林发现了村子里育红薯的地方，我们叫它红薯妈，埋在农家肥里，都发芽了。燕林扒出一个，放在座位斗里，上课的时候被语文老师收走

# 红薯琐忆

□潘新日 文/图

了，被他栽在办公室的花盆里，虽然我们一直想把它偷回来，但一直没有机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生根、发芽、跑藤。我敢说，我们的语文老师一定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即便是普通的红薯藤子，经他一侍弄，倒蛮有诗情画意的，谁见了都说好。

村子里插红薯分两茬，春天一茬，夏天一茬。星期天，大人们早早地打好红薯领，母亲挖坑，父亲浇水，我挎着筐，一棵棵地插。父亲说，红薯这东西，活性好，只要插到土里，别缺水，它就能乐滋滋地生长开来。

我最不爱干的活就是翻红薯藤子，还要和大人一样，手里握着木杈，把扎了白根的红薯藤子翻到领上去。木杈重，红薯藤也不轻，一会儿工夫，手上就起了泡。燕林从田埂边走过，用眼神



示意我跟他到小树林去玩，但他的用意被父亲识破，我干着急，没办法，只好拖拖拉拉地磨洋工。太阳落山的时候，我才在燕林的口哨声里获得自由。

我一直认为，收红薯是最惬意的事。大人们砍去红薯秧，用牛一犁，成堆的红薯便露了出来。什么都不用管，只管往筐里拣，拣满了，倒在地上。一堆一堆，真是喜人。燕林说，千万别拣那么净，不然，等到一场大雨过后，大人们让我们再来拣就不好找了。我真佩服这小子的心眼，我怎么就想不到。大嘴说，别听他的，他家的拣得干净的很，让我们留些，才不上当呢。

红薯这东西是要上窖的，上了窖，红薯一出汗，便开始变甜了，生着吃，煮着吃，咋吃都好吃。不过，按照时令，一般要等

到打霜之后。我敢说，没有比这时的红薯更好吃的东西了，尤其是烤出来的，或者是在草木灰里烧的。我们那时几乎养成习惯了，煮饭的时候，总不忘在火灰里埋几个出了汗的红薯，软乎乎，甜丝丝的，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印象里，下红薯粉条是村子里最热闹的一件事。村口支着一口大锅，女人们忙着添柴禾，男人们轮流用手锤漏瓢。热气里，男人们光着脊梁，浑身是汗也全然不顾，吼着号子，快乐的心情像粉丝一样绵长。忙碌之中，他们不会忘记下一些粉鱼给我们吃，燕林说，那几个城里的孩子要命也吃不到这样的美味，只有流口水的份儿。

如今，红薯成了好东西，被称作长寿食物，我们能说什么，也只有笑了……

## 书海掠影



# 《檀香刑》：火车的声音与莫言的残酷

□阳君

再读莫言长篇小说《檀香刑》的时候，那简单的故事情节依然吸引人：1900年，当猫腔戏班班主孙丙的妻子被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的洋人侮辱并遭遇了灭门惨祸后。孙丙欲借助义和团的力量报仇却被女儿眉娘的情人、县令钱丁关入大牢，准备施行残酷死刑——檀香刑。而行刑者是眉娘的公爹赵甲。赵甲把这次死刑执行视为他一生中的最高荣誉，一心要让亲家死得“轰轰烈烈”。

《檀香刑》犹如一出大戏，色彩浓厚、主题鲜明、语言丰富多彩。莫言说：“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地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面对现今高雅而温软的流行趣味，莫言能够用土得掉渣儿的猫腔大戏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探索，奇异得让人喜欢、让人心醉，就像是来自魂牵梦绕的故园之恋和永不妥协的纯净心灵……

《檀香刑》中最精彩的描述不是那些让人感动的美丽与传说、细腻的感情与语言的卓然，而是对死刑的细节描述。这些描述令人感到恐惧与不安，感到毛骨悚然。因此，刚面世时就有人说：“如果有心脏病最好不要去读这本书”，原因就是个别情节略显残忍。

莫言坦言，他将死刑描绘得犹如艺术杰作一般绚丽而令人震撼，目的就是为了让那个最后的结局与结论：死不再是一个痛苦的结局，那只是一场华美的仪式，他说：“二十年前，当我走上写作的道路的时候，就有两种声音在我的意识里不时地出现，其中一个声音节奏分明，铿铿锵锵，充满了力量，有黑与蓝混合在一起的严肃的颜色，有钢铁般的重量，有冰凉的温度，这就是火车的声音，这就是那在古老的胶济铁路上奔驰了一百年的火车的声音……”

莫言的笔确实是残酷的。残酷到可以用“放纵、放肆、放开”来形容他的小说语言。一种残酷是他对行刑场面的描述，具有残酷之美：赵甲在制造行刑用的檀香木桩时，把檀香木桩制造得如同一件雕琢得非常精美的工艺品，而孙丙又甘心情愿地放弃能够脱离死刑的越狱机会，希望自己能够像在戏中那样永久地钉在人们对他的纪念与传唱中。

这种残酷让人感觉到了力量及从力量中孕育的激情，又从激情中喷发出了快感。另一种残酷，就是莫言能够在《檀香刑》中保持他一贯的写作风，保持他绚丽的语言色彩，但不是欧化语言的那一种绵长富丽，而是有意识地大量地运用戏词式的语言，浅显、夸张地将小说装扮得花红柳绿、花团锦簇。看似“土气”的描写不仅与人物和内容相吻合，更增加了语言的力量和速度，如宝刀出鞘，在华美中蕴含着钢铁的尖锐……

## 图片故事

# 最温暖的红包

□林丹 文/图

去年春节才过了几天，我们村的小李就急匆匆地收拾好行李，准备回厂子打工。那段时间，社区广场上正在召开一个招工大会，我所在的小城发展速度很快，特别是新城区兴建以后，大量工厂入驻，其中不乏世界知名品牌，技术工人奇缺。

小李三十多岁了，是做服装印染的，在那家工厂工作十年，属于老技术人员了。他家与我家的比较近，每年春节期间，我们都会在一起吃几顿饭，今年在饭局闲聊，我问了问他在厂子那边的待遇？他如实地把工资福利全给我讲了讲。一番比较后，我直言那边的工资待遇比我们这边高不了多少，房价又贵，他一辈子也不可能在那边买房，我劝他，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家乡的企业，回来发展呢？

小李也很坦诚地对我说，其实那家工厂如今的形势并不好，

企业正处于寒冬，他们也都是上两天班休息一天，工资比前一年少了很多。回家后，社区广场上的招工大会他也看过，也犹豫过，但他绝对不可能动摇回去的决心，因为他要对得起老板给他的红包。

红包？多大的红包能留住一个人的心？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如馒头般厚的红包。

是两张火车票。他拿出两张火车票，是普快的，所有火车中速度最慢的一种，估计一张也就150块钱左右。他继续说，我们厂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外地的，一年难得回家一次，最难的就是春节前买火车票。

他说的这话我信，以前就有朋友开玩笑说，春运期间，抢一张火车票比抢银行还难。

他看着窗外，一脸感激地说，每年春节前一个月，老板就会让一位主任统计需要回家的工



人，收齐证件。这个主任年前啥事都不管，就负责一事情，找人排队、用抢票软件给每位回乡的员工买好两张往返火车票，然后，老板就把火车票包在一个红包里，上早班时，亲自一份一份发给每一位员工。好多其他工厂的同乡，要么买不到火车票回不了家，要么只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骑着摩托车穿过风雪回家。

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精明的老板所发的红包并不是钱，而是一份家的温暖，这是那些外出打

工的游子最渴盼却又最难以得到的啊！我们俗话说“腿长在人的身上”，可是心里却控制腿的方向，这位老板紧紧地抓住了员工的心，员工们怎能不死心塌地为他付出？怎能不心甘情愿和他同甘共苦？

小李还说，工厂里每年七夕还会举行单身男女的相亲会，好多朋友都通过相亲会解决了个人问题。说这话的时候，小李眼中闪烁的火花，让我知道，那又是他们老板包的一个温暖的粉色“红包”。

##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